

外国文学大系

捉迷藏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捉迷藏

克里斯廷·凯思琳·鲁施

从安全梯铁台阶上滴下来的雨水冰冷刺骨。罗比朝垃圾箱前又凑了凑，浑身瑟瑟发抖。空气中弥漫着腐肉的气味，绿皮的铁垃圾筒很凉，但不像雨水那么冷。他把湿透的毯子往他瘦削的肩膀上拉了拉，蜷缩在他和母亲一直用做顶篷的卡纸板下。

他盼望她回来。他很饿。

有时他只要双目紧闭，便能回想起公寓里起居室的样子：破旧的沙发。墙上的照片和黑白小电视机。他脑海里可以重现他妈妈常看的肥皂剧和他喜爱的卡通片。上面布满刻痕的木咖啡茶几又是餐桌，他常坐在地板上吃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等待爸爸回家。

他过去竟然还恨那个家，认为那个家寒酸。他从不邀朋友到他家去，怕他们看到他睡觉的沙发和他父母居住的唯一的卧室。他过去极讨厌那弥漫了几十年的油脂味，盼望那屋子不要那样暖和。

现在他觉得他再也找不到温暖了。

落在垃圾上的雨点与他的心跳保持着同一节奏。妈妈让他等着。她说保证带回吃的来。最近她老这样保证，可有一次她直到第二天才回来。他整个时间都靠在垃圾筒上，等她终于回来时，她身上充满着劣质酒味儿，满口道歉不迭。

命运变化之快令人惊奇。他爸爸圣诞节除夕没有回家，随着新年的到来，显然他是不会回来了。他妈妈比以前喝酒更凶了，而且喝个不停，即使罗比让她找份工作她也收不住。一月份时房东把他们撵了出去——当时罗比不得不把他妈妈弄醒告诉她这一消息——然后他们就从一个收容所换到另一个收容所，尽力寻找过夜的地方。

最近收容所人满为患，可罗比的妈妈还是不让他做事。他8岁了，完全可以找一份卖报之类的事做。

头上铁梯的响声使他睁开双眼。他觉得看到一只黑靴子在安全梯上一晃就消失了。他屏住呼吸，他听说街上的人都下怀好意，他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慢慢地，他把身上的硬纸板推开，站了起来。

雨变小了，他饥肠辘辘，却不见妈妈的踪影。他什么都想吃，可他已经把身后的垃圾筒搜遍了。也许他若走到街上去，还能从过路人手里讨得一点儿钱。

他朝巷子里走去，迈过垃圾，小心翼翼地不弄出声响。当他迈上被雨水润滑的水泥路面时，听到头上传来一声粗厉的叫声。他抬起头，看到一样黑白色的东西朝他飞来。他还没来得及闪身那东西就掉到了他的怀里。

他抓着的是一只长毛绒缝制的企鹅。它的假毛柔软丰腴，用钮扣做的眼睛庶可乱真。长毛绒动物都是儿童玩具，但这只企鹅却很温暖，使他想起他能在干燥的地方睡觉的日子。他紧紧搂住它，闻着它假毛的香味儿。这东西既不湿也不凄苦也不寒冷。它多少有点作用，因而他可以爱它。

他闭上眼，捏了一下企鹅。它又叫了一声。一时间。他觉得自己似乎被一双爱他的胳膊抱了起来，搂进一个温暖的怀抱，被很器重地紧紧抱着。

接着他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这女人几天没有洗澡了。她身上的廉价酒味儿像香水似的令人刺鼻。她衣衫褴褛，头发粘粘地贴在头皮上。她眼圈发黑，满脸污垢。

她看上去约 25 岁。

戈登局长说不大准。不过这无关紧要。她刚才在楼道里尖叫，威胁着警察，喊叫着要孩子。戈登没有叫人把她先关起来以后再听她的诉说，而是把她带到了他的办公室。

此刻他后悔了，她身上的味几天也挥之下去。

他推开一扇窗子，远眺着格特姆的轮廓。雨水把空气中的烟雾驱净，使街道变得像冰一样滑。新哥特式建筑物高耸在老式的低矮房屋之上。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和警笛声与那个女人的呼吸声相呼应着，构成了这座城市的音响。

戈登转过身，面对着她。

她站在他漂亮的橡木写字台另一端，显得很渺小。她瘦削的手交叉在身前，浑身颤抖着。

“说说怎么回事，夫人，”戈登尽可能口气温柔地说。

“楼下的人让我出去。”

“这我知道，”戈登说。“他们不对几他们以为你是进来取暖的。”他得和弟兄们谈谈，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蛮有同情心的。

“他们不听我说。”

那是因为你身上的味儿，好像大醉了 3 天，戈登想这样说，但没说出口。
“我现在听你说。”

她点点头，深吸了口气。“我孩子不见了。”

“你的孩子？”

“我儿子。”她的话滔滔不绝地倾泄而出。“我带着吃的回来的，你钉道。我让他别乱跑，他总是听我的话。他是个乖孩子。但他不见了，所以我想他一定是饿了，自己去找吃的了。可他上一一直没回来。一个晚上也不见人影。老斯基泽说昨天巷子里来过一个人。”

戈登抓住皮革椅子。酒味令他头晕目眩。

“让我先搞清楚，你住在一个巷子里——”

“不，先生，我们注在简陋的收容所。上个礼拜地方不够了。我就在雨里找到了现在那个地方，我孩子就一直呆在那儿，”她的嗓门越说越高。“你得找到他。他才 8 岁。他从没过过这种日子，所以下知道……”

她说不下去了，但戈登已明白了她的意思。那孩子不知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卖毒品的、拉皮条的、白人奴隶、暴力。不管他和他的人马怎样卖力执法，他们总是疲于应付。每天都要出事。

他看着她，看到她肮脏的脸上布满了恐惧。她来这儿是鼓足了勇气的，因为许多无家可归的人都有触犯法律的地方。那孩子对她太重要了，也许是她唯一的支柱了。

才 25 岁，上帝。

戈登从写字台后走过来，把一只手放在她肩头。他浑身打了个战栗，但尽力给予她慰藉。“我带你到前边去，你把你孩子的模样向一位警官做个描述。然后我们把你的描述分发给各个小队，告诉他们尽快找到他。同时我们还会给玫瑰山收容所打个电话，为你找个住的地方——”

“不要！”她说得很用力，唾沫星子都喷了出来。“别把我送到收容所，

那样他永远也找不到我了。”

戈登把一声喟叹压下去。“好吧，”他说。“那别忘了把你住的那条巷子告诉警官，我们好能找到你。”

她点点头，戈登伸出胳膊搂住她颤抖的身子朝前边的办公室走去。这次他不再颤栗了。

莉斯贝特把脸埋进她玩具娃娃的破碎的肢体里。房间里传出她妈妈的尖叫声。每打一巴掌，爸爸的叫骂声就停一下。莉斯贝特想爬到门廊里去死，就像她的小狗被她爸爸扔到墙上撞死那样。

先是小狗，现在是娃娃。莉斯贝特颤抖地吸了一口气。她不能哭。3岁的孩子已不应再哭了——这是她爸爸说的。她要哭爸爸就揍她。

他现在揍妈妈就是为了这个。因为莉斯贝特哭了。“你不能让那个丫头安静会儿吗？”爸爸嚷道。妈妈说：“你本不该动她的娃娃，”接着他就打妈妈，莉斯贝特于是跑到门廊上。

她在那里靠楼梯站着，抚摸着支离破碎的娃娃。每次她抬起头，太阳就低了一点儿，将细小的粉色光带撒向天空。街道上，邻居的孩子们都在外面玩耍，又叫又笑。但莉斯贝特太小，不能走出院子。这是爸爸说的。莉斯贝特没有一个朋友。

里面爸爸不再喊叫了。妈妈在哭，后门砰一声关上了。莉斯贝特把身子贴紧在楼梯上。她不想让爸爸看到她。她不想让爸爸像撕裂她的娃娃那样撕她。她闭紧双眼等待着。一辆车开动了。她但愿是爸爸的，但也许不是。爸爸或许正偷偷朝前走来，要找到她。他要像对妈妈那样大骂她一顿。

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碰到她的胳膊，她尖叫起来。她用双手捂住嘴，但声音已传出去，回荡在左邻右舍。她环顾四周，没有任何人。没有爸爸，谁也没有。然后她朝身旁看去。一个长毛绒缝制的企鹅靠在她胳膊上。它是黑白色的，很漂亮，就像她的玩具娃娃新的时候那样。

她伸出手，用颤抖的手指去摸它。企鹅是真的。接着她把它抱起，紧搂在怀里。

企鹅叫了一声，莉斯贝特露出微笑。

布鲁斯·韦恩站在被雨水冲刷过的小巷里，沐浴在渐渐变黯下去的琥珀色街灯的光线之中。他将一束玫瑰贴在胸前，毫不觉得花刺扎着他的手心。他虽然目光朝前看着，却对潮湿的砖墙、一座饭店的残垣和街上的垃圾视而不见。

他看到一个手里握着手枪的人。

那人狰狞地笑着，目光冷漠如冰。他满口胡说八道，直至警察把布鲁斯父母的尸体抬走以后许久，那些话还在布鲁斯的脑子里回荡。他母亲的珍珠被人从泥泞的街道上拾走，布鲁斯也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但那些话还在他脑海中回荡。

直至今现在，他仍是不能把那段梦魇忘却。阿尔弗雷德尽了最大的努力，将布鲁斯拉扯大，但布鲁斯仍觉得他与夜晚有不解之缘。他要阻止伤害这世界的子弹，他需要为儿童提供一个成长的安全环境。

一年的祭日又周而复始地到来了，但他的双亲依旧没有回来。他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布鲁斯跪在路面上，那地方曾流过血，他父母因几件首饰和为数不多的钱在那里结束了生命；布鲁斯还在那里目睹了那狰狞的笑和冷酷的目光，从

而结束了他的童年。

他把玫瑰花放下，手上的血流淌进雨水之中。

“我想念你们，”他说。

她睡着了。

斯达茜围着她母亲绕了一圈。她母亲仰卧在沙发上，一只胳膊捂着眼睛，另一只胳膊垂到地板上。电视里正播放着一部老片子，但斯达茜既没关掉电视，也没换台。

她走进厨房，着手把粘在墙上的饭刮掉。

没用的小懒虫！她妈妈睡觉前曾向她吼道。什么饭都烧不好！我整天干活，给你个好家住，可我得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有。我想吃通心粉，喜欢上面的奶酪均匀柔软一些，可你非把面条上的奶酪弄得硬邦邦的。

于是她把通心粉摔到了墙上。斯达茜拿起一块海绵擦着，尽量不留痕迹，又不把墙漆擦下来。等她妈妈醒来时或许就把这事忘了。不过也许她根本就不检查墙壁。地板和整个厨房，那样斯达茜还是得倒霉。

擦完后，她在水池上冲洗干净海绵，又洗了洗手。她手臂很疼，而且她肯定早上起来背也得疼。可是她此刻顾不得这些了。她从面包盒里拿出几片白面包，是老师说的没有营养的那种，摸在手里捏成团，然后抄起小人书走出了屋子。

街灯已经黯淡，街道很黑。他们的房子是那条街道上仅剩下的几家，如今四周到处都是杂货铺和用木板搭的建筑物。妈妈是从她父母手里继承下的这所房子，她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她不必支付维修费。这房子虽便宜，却不错，她妈妈说，好像指望着别人跟她争论。

斯达茜坐在后楼梯上，一边翻着书，一边往嘴里送面包。她做饭时其实也可以吃，可她怕被妈妈发现。然而从盒子里吃几口通心粉和奶酪妈妈怎么会察觉呢？她倒有可能去数面包片。这样斯达茜明天一早就又得挨训了。

有个东西在她脚下叫了一声。斯达茜吓了一跳。她低头看到一个毛绒绒的小东西正盯着她。她顿觉嗓子眼儿发干。那个毛绒绒的东西一动不动。它黑白两色，像是臭鼬，可她们住在市中心，不可能有臭鼬。她慢慢往楼梯下蹭，到最后一个台阶停下。

原来是一个缝制的玩具。有人把一个缝制的小企鹅放在了路边，而且它看上去是新的。她不敢捡它，怕有人朝她嚷嚷，也怕碰人家的新东西受到责怪。可它好漂亮，而且很孤单。她伸出手，极快地把它搂进她的怀抱。

企鹅又叫了一声，使斯达茜打了个寒战。她紧紧抓住企鹅，朝黑夜中扫了一眼。那边有个东西，庞大的东西。

而且正朝她逼近。

比尔·吉尔罗伊警官打了个哈欠，从警车里爬出来。他对这样的黑夜既恨又爱。恨是因为他无事可做。他和他的搭档艾萨克像两个半大小子似地在星期五晚上驾车开来开去，按着老路线一遍一遍地兜圈子。然而他也爱这样的夜晚，因为它意味着这世界有时也有平安无事的时候。正像他对老婆说的，他但愿人们的关系得到改善，纵使他失业也无妨。

艾萨克呆在警车里，跟前放着杯冷咖啡，监听着电台。比尔讨厌冷咖啡。他喜欢喝热的，有点儿小吃更好。晚餐是没做熟的热狗，洋葱和佐料都太老了。他想喝点什么把嘴里的气味冲掉。

他沿马路牙儿走着，谛听着宁静。没有喇叭声，也没有警笛声，只偶尔

传来一些声响。一个流浪汉靠在一面木板墙壁上。比尔抛给他一枚2角5分的硬币，虽然他知道头儿不会同意他这样做。头儿让他把每个无家可归的人都带上车，送到收容所去。但全市的收容所都因缺乏资金而关门了。上周比尔每次都按着指示办事，结果他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被收容所拒之门外。被慈善机构拒之门外似乎更使这些人感到心寒，而比尔并不想因照章办事而去伤他们的心。

倘若他有100万美元，他就给每个人一个家，一份工作和一些自尊。然而他没有。他兜里的钱也只够买杯热咖啡和一点儿小吃的。

他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叫声，立即掉转过头。街角站着一个小男孩。他不超过6岁，穿着破衣烂衫，上衣短得可怜。比尔最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孩子。

他朝孩子走去，但孩子没见到他。他的目光盯着他身旁的一样东西。比尔看到小孩小心地弯下腰，拾起一样黑白色的东西。男孩转过身，街灯晃了一下他手里的东西。

男孩拿着的是一只企鹅，缝制的企鹅。

比尔嘟哝了一声，脊梁骨不由一凉。他张嘴想喊，但发不出声。小孩低下头看着企鹅，那玩具叫了一声。

男孩笑了。

比尔拔腿就跑，他想去叫艾萨克。今夜太安静了。妈的，现在又见到这个。

孩子闭上双眼，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

比尔左右环顾要找人帮忙，但四下没有人影，只有他一人。

他再回过头时，男孩已经不见了。

黑压压一群人，都化了妆，穿着正式服装和色调柔和的长裙。戈登眼前晃动着一只只手，嘴、麦克风、纸张、录音机，但它们都好像是悬在空中。天啊，他最讨厌他工作中的这一面。他特想让司机把他放到另一个地方，但那样一来新闻界就会说他躲避采访（这倒是他的心愿），原因是他要隐瞒消息（这并非事实）。

他冲着蜂拥而至的人群推开沉重的轿车门。

“……企鹅回来了吗？……”

“局长！”

“……偷儿童？……”

“局长？”

“……有对付的方案吗？……”

“局长！”

“……叫蝙蝠侠了吗？……”

他低下头，从记者中间穿过去，仿佛他是辆坦克，他们是步兵。他们扯住他的袖口，上衣、胳膊，逼问他，总是逼问他。台阶好像是火力交叉网，没有尽头的水泥山脉，他必须带着这群乌合之众往上爬。

走到半截他停住了，人群睁了下来。闪光灯晃着他的眼睛，话筒伸到他嘴前。“听着，”他说，“我刚来到这儿。我还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办。这件事非常可怕，很恐怖。我们将制止它。我能向你们许诺的只有这些。我们将制止它。”

他掉转身，刚上了3层台阶记者们又追了上去，不甘心地喊叫着“局长！局长！”

他走到玻璃门前，推开门，急步走了进去，将那些喊声留在了身后。我们要制止它，他已许下诺言。但他并不知该怎么办。企鹅要那些孩子干吗？这个贪婪的矮子过去只时钱财感兴趣。钱财和遏制蝙蝠侠。

“局长，”他的一名助手碰了一下他的胳膊。戈登瞧了他一眼才缓过神来。戈登伸手在脸上抹了一把。他太聚精会神了，这工作有时让他把持不住。

“在你见市长之前，我们已安排向你做个简短的汇报，先生。”

简短的汇报。那个电话倒是很简短，将他从沉睡中吵醒，让他离开了温暖的被窝。孩子，上帝。企鹅要孩子干吗？

戈登叹了口气。他想他该进去了。他希望立刻结束和市长的会面。市长的问题常常和记者的一样难以理喻，只是他必须回答市长的提问。

“好吧，”戈登说。“但汇报必须得像你所说的——简短。”

他跟着助手走进一间会议室，暂时将内心深处的不安丢在了脑后。

布鲁斯·韦恩按了一下遥控器，宽屏幕电视上的画面消失了。他靠在皮革扶手沙发上，深吸着浓稠的空气。他的脑袋里苦思冥想。

没有找他联系，他不知为什么。

“很可怕，是不是，先生？”让人信任的阿尔弗雷德将烦恼着布鲁斯的心事说了出来。他正想象着那些孩子们在做什么。他们被关在地下某个地狱般的地方，没有吃的，也许连水都没有。说不定企鹅又在策划什么大阴谋，想设法索要赎金或巨款。

但从无家可归的孩子身上？从穷人的孩子身上？

这说不通。

“警察为什么没和我们联系，阿尔弗雷德？”

“你知道他们想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处理，”阿尔弗雷德在布鲁斯的椅子旁踱着步，他实在是个大好人。

“警察们是好人，阿尔弗雷德，但他们耽搁得太久了，那些孩子们可能要遭罪。”

他们可能会死。布鲁斯没把这想法说出来，其实他没必要说，阿尔弗雷德早想到了。

“好像你要去开个会，先生。”

布鲁斯站起身。“你说的对。”

他的白手套遮盖着发白的指关节。他紧紧握着他的金头雨伞；袖口链扣上的钻石在屋里明亮光线的反射下闪着光。他伸了神礼服的袖子，朝前倾身靠在雨伞上，两眼盯着摆在精致的黑色酒吧后面的电视机上。

屋里的其他人也都在看着电视。四男两女，都是助手，都穿着黑白两色服装。他们不像他似地感到那么紧张。

白地毯一直延伸至黑椅子底下。他将身后的黑白色几何图案的枕头调整了一下，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荧光屏。

电视上的记者又瘦又苍白。她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身穿一身浅桃色裙服，更显出她的苍白。她站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市府大楼在她身后高高耸立着。她的声音像液体燃烧剂似地从电视机里汩汩流出。

“……市政府和警察部门尚没有消息。甚至对我们大家所怀疑的也没有加以证实。我们怀疑企鹅形状的玩具不仅表明幕后策划者是何许人物，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征兆。只要警察把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会议上，更多的儿童还将丢失，而且企鹅也不能就范。这里是 34 频道新闻，我是——”

“关上，”他扬起戴手套的手说。

画面一闪便消失了。

他强压下起身踱步的欲望。他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发现了他。那些不幸的孩子消失前没人关心他们。他苦涩地笑了笑。他必须记住这个道理——有时，当一件没用的东西被偷走时，它便增加了价值。由于别人想要它，这东西就有了价格。

只是这回他关心的不是价格。

“我们怎么办，头儿？”

他抬起头，分辨不清是哪一位张的口。这无关紧要。他们都会问同样的愚蠢问题。

“怎么办？”他答道，把戴手套的双手交叉在一起，以一种他未感觉到的自信笑着。“我们要设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在暮色苍茫的掩护下爬到楼顶上时，他感受到城市的巨大脉搏在和他一起跳动。他停下脚步，朝前望去，希冀生活在贫困中的所有儿童都能在瞬间尽收他的眼底。他思索着企鹅怎样发现他的目标，花多长时间监视他们，然后又怎样找到恰当的时机接近他们，最后把他们捕获后又将把他们怎么样。

蝙蝠侠继续沿市政府厅的一侧爬下去。他知道他到达那扇窗子后，轻敲一下他们就会让他进去。然而他不急着往下走，他想细心体会这座城市，体会他周围的黑暗。

有趣的是，在这种时刻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布鲁斯·韦恩。布鲁斯·韦恩是个有着不幸过去的富有儿童。蝙蝠侠则是强悍的，几乎坚不可摧的。他没有过去，只生活在黑夜的隐蔽之中。

一扇大窗子里射出光亮。蝙蝠侠停在窗外的台子上，就像敲市长的前门似地叩了叩窗子。

他们都在屋里：市长、市参议员和警察局长。看样子他们正在争吵。六七只喝过的咖啡杯子摆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杯子旁是一个大咖啡壶。桌子边的垃圾筒里塞满了三明治包装纸。屋里的人都站着，但办公室的椅子却朝四面八方歪斜着。

漫长的一天。他们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漫长的一天。他们肯定是又累又沮丧，揣了一肚子火。蝙蝠侠又敲了一下窗子。戈登局长抬起头，示意让一名警察把窗户打开。

警察把窗子拉开，一股陈腐的烟草味迎面扑来。蝙蝠侠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踏过窗台走进房间。

“谢天谢地你来了，蝙蝠侠，”局长说。

“我们正商量着是不是派人去叫你。”

“我想这个案子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参与，”蝙蝠侠说。

他关上窗户，斗篷在他周身鼓动着。“有什么最新消息？提出要赎金了吗？”

局长摇摇头。“全城都有报告送来。据我们估算，他已抢走了至少 25 名儿童，最富的一家年薪仅有 1 万美元。”

“没有向市政府提出要求吗？提出过威胁吗？”

市长摇摇头。“什么也没有。”

蝙蝠侠转过身，两手背在身后。奇怪，动机的问题总是使他最为关注。但他觉得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

“跟我说说孩子的情况，”他说。

“多数都是无家可归的，”局长答道。“大多数有母亲的在儿童福利院或格特姆医院也有档案。”

“受虐待？”

局长点点头。“尽管他们随父母不承认。他们都坚持要把他们的孩子们找回来。有一个人还威胁要起诉市政府，理由是没有保护好市民。”

“有意思，”蝙蝠侠说。他踱着步，皮靴踏在瓷砖地板上毫无声息。“这是不索要赎金的大规模绑架”。

“就在我们在这儿讨论方案的功夫，又有4名儿童失踪了。”

蝙蝠侠感到一阵震惊。他们站在此地的同时，儿童们可能已面临死亡。既然企鹅认为没人关心这些儿童，所以很可能用他们进行某种想入非非的试验。

没人关心，嗯。

“局长，”蝙蝠侠说。“派你的小队去寻找无家可归的儿童，越多越好，对他们进行昼夜保护。市长先生，我们需要查看儿童福利档案，并和格特姆医院的档案核对一下。凡是稍有受虐待痕迹的儿童都得让他们从家里搬出来，置于警察的保护之下，直到我们破了这个案子为止。”

“你认为我们应把他们放在哪儿？”市长问。“大多数收容所都没有资金了。上个月已被迫关了3家。”

“收容所要重新开放，如果必要的话派志愿者去当服务人员。如果在报上登出声明，我保证格特姆热心的市民会捐款援助的。”

“我想即便这样地方恐怕还是不够，”局长说。

“那就让他们睡在这里，”蝙蝠侠说。“肯定会有人花钱买睡袋、小床和食品送来。”

“孩子住在市政厅里？”市长摇摇头。

“那你有更好的方案吗，先生？”蝙蝠侠问。

“没有，”市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警察们找到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后，我们就着手寻找线索、证人及一切可以帮着我们找回失踪儿童的蛛丝马迹。”

“我同时也开始行动，”蝙蝠侠说。他走到窗前停下。“先生们，看起来把这个案子破了之后，格特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无家可归的儿童的问题了。”

杰克坐在基督教青年会外的橡皮垫上。这座楼房晚上已关了门，但从玻璃门里渗出来的热气使入口处的空间很温暖。在寒冷的夜晚睡在这里还是不错的，因为收容所里早已人满为患了。

他用手抠着他帆布跑鞋上的一个窟窿，想不去理会咕咕乱叫的肚子。当天早上他偷了3根棒棒糖，但它们支撑不了一天。看来，次日早上他又得去翻垃圾箱才能美餐一顿。

一辆警车开上青年会的圆形车道。杰克贴向玻璃门，觉着冰冷的玻璃穿透了他薄薄的棉布衬衫。车停了。杰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千万别让他们发现我，他想，千万。

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响着，朝他的方向走来。杰克抬起头，看到一名年轻的警察已逼近了他。他突然从入口处跳开，撒腿朝草坪对面跑去。

“嘿，站住！”警察嚷道。“嘿！”

汽车发动起来，朝他追去。杰克拼命地跑，但他的腿太短，而且警察身体健壮，眼看就追上了。杰克钻进一片小树林里，迎面却遇到朝他射来的红蓝车灯。接下去他们就该按响警笛了。

他停下来，站在树林边上大口喘着气。他没想到他们会因为3块糖来抓他。他浑身颤抖。不过牢房里至少是暖和的——说不定他若走运的话，他们还会给他吃的呢。

追他的警察放慢了脚步。他跑到杰克面前停下，蹲了下来。“年轻人，”警察和蔼地说，“你今晚有地方睡觉吗？”

“干吗？”杰克问。

“因为”——警察朝警车膘了一眼，他的搭档仍在车里——“附近有个坏家伙专抢无家可归的人。他喜欢孩子。”

杰克颤抖得更厉害了。

“我们为孩子们开放了几家收容所，其余的人也为他们找了个栖身的地方。你怎么想？想跟我们走吗？”

杰克用手在胳膊上摸了摸。战栗仍是控制不住。“你们有饭吗？”他不由自主地问。

警察笑笑：“多的很。”

杰克叹了口气，让警察把他带走了。

铃声，汽笛声，警报器声。艾博纳·马科维兹艰难地从梦乡中醒来，坐起身。周围噪音大作，震得他耳朵发疼。他把脸上的缎子眼罩拿掉，朝黑暗中眨眨眼。

窗子看上去没变化，一缕微弱的光线从亚麻布窗帷中透进来。装璜精美的大橱也没移动位置。椅子也原地未动。可在噪音之中他什么也听不见。

铃声……警报器声。原来是他的报警系统！

艾博纳掀开缎面被子，将光着的脚踏到冰凉的木板地上，浑身不禁一凛。警察肯定已经赶来了，他应该呆在这里，因为这里既安全又静一些。

可他总想到那幅放在桌上的雷诺阿的画，他正等着汉斯来做框呢。有人在楼下，正在他的艺术珍品中搜寻着，那些艺术品可是他的命根子。有人闯进了他的私人领地。

他对此不能容忍。他披上睡衣，打开了枪械柜玻璃门的锁。他的乎迟疑了一下，然后从架子上取下了那支0.45口径的科特手枪。枪里没子弹——他所有的枪里都没子弹——它们是他收藏的一部分。不过这没关系，黑暗之中，科特手枪还是蛮吓人的。

艾博纳从环形楼梯上走下来，浑身瑟瑟发抖。看来他得在晚上生暖气，否则他非得得重感冒不可。他把枪举在身前，庆幸自己的手并没抖动。他喉咙发干，为了不出声，只能用嘴呼吸。

他尽力从报警器声中倾听其他的动静，但震耳欲聋的噪音盖住了其他一切声音。就算有人把达哥斯的雕像砸碎了他也不会听见。他得换个报警器了。

他下到楼梯底层，克制住自己没去拉灯。他慢慢走着，看到达哥斯雕像已从底座上消失了，不由心里一沉。

珠宝盒亦被打开，墙壁上空空如也。

警报器声越来越响，似乎在讥讽他。他放下手枪。屋里没有人。窃贼耍了他。他把一切都盗走了，最后才拉响了警报。

红蓝灯光在外面闪烁着。艾博纳跪到地上。警察来不来对他已无关紧要

了。

埃伦躺在健身房一角的小床上。她把扎人的毛毯朝肩膀上拉了拉。毛毯有股樟脑丸味儿，她奶奶的阁楼上也是这种味道。她忍住没有打喷嚏，朝墙壁翻过身，假装已睡着。

她算较幸运的，有张床。许多孩子都睡在地板上的席子上，几个人用一条毛毯。有些孩子正咯咯地笑，把这当成一次夜间聚会，但埃伦可没这份心情。警察把她从家里带走时遭到她爸爸的阻拦，但她妈妈却脸色煞白，什么也没说。埃伦此时想见到爸爸。他会尽力帮助她。她唯一受不了的人是她妈妈。

埃伦把脸深深埋进枕头里。如果早上一到他们就送她回家，妈妈准会在那儿，手里拿着个木勺子冲她嚷嚷。是你告的密，是不是？警察把埃伦带出门之前妈妈曾从牙缝里对她说。埃伦当时没有机会回答。警察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他们说她有危险，他们得保护她。警察把她送进车之前她回头朝妈妈望了一眼。她两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嘴习惯地抿成一条线。

等她回家后妈妈肯定要找她算帐。尽管埃伦什么也没说。即使那天辅导员把她从教室里叫出来，问她家里是否有人打她时，她也说没有。都怪我手脚不灵活。辅导员不相信她的话，医生第三次访问她家时也不相信她的解释。一个小女孩怎么会在胳膊的同一个部位折断这么多次呢？大夫检查她胳膊时上边的创伤时轻声问。是不是有人用力抓这儿来着，亲爱的？

埃伦曾跟爸爸说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只是大笑，你妈妈很富有激情，他说。

埃伦闭上眼，想对那些低语声和咯咯的笑声充耳不闻。有人告了密，有人看见了这一切并告了密。那些政府派来的人来的时候妈妈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走后她出手更狠地揍了埃伦，只是她不让她的伤痕太显眼罢了。埃伦的体育课只得停上一周，因为她一呼吸胸部就疼。

她这次回家还得受这份罪。早上一到，妈妈准在家里手里拿着勺子，抿着薄嘴唇，满口气话。

不过那是早上的事，此刻还未到来。而且万一有人可怜她，让她在这儿住下去也说不定呢。

她在毯子里蜷缩成一团。可能她还能永远占住这张床呢。

布鲁斯站起来伸了伸胳膊。蝙蝠洞里很冷，只有他坐着的一角还算暖和，原因是有计算机和其他设备散发出的热气。

“要茶吗？”阿尔弗雷德问。

布鲁斯转过身。阿尔弗雷德将一只盘子放在他身后的桌子上。茶壶旁边是一碟子足有6英寸高的肉菜三明治，味道很香。布鲁斯上次何时吃的饭他都不记得了。

他拿起一块三明治，往杯子里灌满茶，点头向阿尔弗雷德表示谢意。

“有进展吗？”

布鲁斯叹口气，手指往头发上一捋。“我还没理出个头绪，阿尔弗雷德。所有的线索都有模式，但这些模式毫无意义。”

“或许你把它们说出来……”

布鲁斯咬了一口三明治。意大利香肠、奶酪、腌菜和洋葱。企鹅恐怕在一英里之外就能闻到他嘴里的气味儿。

“好吧，我们掌握的情况是这样的，”他说，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洞里回

荡。蝙蝠在他头顶上簌簌地飞着。他又咬了一口三明治，嚼完咽下才开口说：“所有的孩子，至少我们证人所看到的那些，都是在拿到一只缝制的企鹅后消失的。企鹅是从高处掉下来的，或者放到孩子们肯定能看到的显眼的地方。孩子抱起企鹅，企鹅叫一声，旁观者朝叫声看去时孩子就不见了。既无踪迹也没声音。”

“孩子的童年都很不幸，家庭也相对贫困。有钱家的孩子的童年也有不幸的。”——布鲁斯打住，盯了一眼三明治，又使劲咬下一口——“但企鹅似乎对富人家的孩子不感兴趣，尽管他们也是明显的目标。”

“这其中没有任何逻辑，阿尔弗雷德，至少没有能使企鹅发财的逻辑。”

阿尔弗雷德递给布鲁斯一块餐巾。“依我看，他的动机是为了赚钱应该不会有错。”

布鲁斯擦了一下嘴，放下三明治。“你说什么，阿尔弗雷德？”

“你读过《雾都孤儿》吗？”

布鲁斯的肚子里翻腾了一下。他读过《雾都孤儿》。他对那个叫费根的罪犯记忆犹新，他教唆他喜欢的孩子为他偷东西。“你是说企鹅要扮演费根的角色？”

阿尔弗雷德耸耸肩膀。“我只是觉得你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这样一来什么都得变了，”布鲁斯说着走回到电脑前。“我得把那些数字重新看一遍。”

戈登局长站在陈列室的中央。所有的灯都打亮了。勘查灯照着艺术品曾经悬挂过的地方，每一幅被窃走的画的位置都留下了一个企鹅标签。雕像底座上方的柔和灯光照射着许多小小的企鹅玩具，一尊企鹅机器人扬起塑料手，挡住了移动探测器。

盗窃完成后是由企鹅机器人拉响的警报装置。

艾博纳·马科维兹仍穿着睡衣。他头发蓬乱，坐在一张玻璃桌后，两眼无望地看着警察们。

马科维兹的陈列室是全市最棒的。它包括一些孤品，如一幅价值120万美元的伦勃朗的素描。戈登亲自检查了安全装置，声称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但还是被盗了。

无论作案的是谁，能将每一个步骤做得如此精确，至少得在陈列室里呆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因为他还要在不让别人听见的情况下把艺术品运走。

马科维兹说他是被警报器声惊醒的，而他的卧室是在环形楼梯上边的一个阁楼里。屋里的动静很容易传到阁楼，因而盗窃者的动作必须格外的轻。

戈登拿起摆在犄角的一只玻璃咖啡壶，斟了杯咖啡。他把咖啡递给马科维兹，在他对面坐下。“很抱歉，艾博纳，”他说。

马科维兹一挥手。“你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说。“报警装置是可以用钱买到的最先进的。”

“我想我们能把被盗的东西都找回来。”

马科维兹笑笑。“把它们留给其他人吧，局长。我感谢你的好意，不过那些艺术品能否找回来对我已没什么意义了。保险公司将付给我钱。”

“我们知道是谁干的，”戈登说。“剩下的就是怎样抓住他。”

“反正我完蛋了，”马科维兹轻声说。“干我这行的，关键的是要做成买卖。我有好几百份合同，人们都认为我这里绝对安全，所以愿把他们珍贵的作品托付给我。这下我这里不安全了，由于那些漂亮的企鹅标识的出现，

我的合同——”他苦涩地一笑，“将会像夜里逃遁的贼似地消失。”

戈登拍了拍马科维兹的手，站起身。他渴望蝙蝠侠能在这里。他感到烦恼，这场把戏令他感到很奇怪。他想找人商量一番，此人须能看穿证据后面隐藏的东西，须具有三维的思维方式，并能看出事物的规律。

他叹了口气，已没必要使用蝙蝠信号了，蝙蝠侠已经在追踪企鹅。他们一旦找到孩子就能找到艺术品。看来只能这么做。

他把礼服的燕尾撩开，以免坐在上面。然后他坐到一只滚凳上，仔细盯着伦勃朗的那幅素描。实在不怎么样。它只不过是这位大师一晚上的涂鸦之作。炭笔在那儿勾一下，在这儿涂一笔，画的是一条欧洲的街景。全画甚至没有完成。

120 万美元。既然他已把它盗来，他就得卖出更高的价钱。

他又盯住达哥斯的雕像，用戴手套的手抚摸着女芭蕾舞演员那雕刻精美的头颅。很美，但却比不上他上周抢来的那些儿童美丽。

“不错，”他说。他站起来，滚凳遂滚跑了。凳子在碰到地板尽头的一尊雕塑之前被一名助手拦住了。货栈里很冷，他必须找个人查一下储藏艺术品需要什么样的温度。

另外两名助手站在货栈门口。“你们现在就着手打听准对这些玩艺儿感兴趣，”他说。“问的时候要小心。”

他抓起金柄雨伞，走出货栈。若是一年前，他会查验所有的艺术品，而现在他脑子却有其他的事。

他在两名助手面前站住，说：“我想格特姆夜间仓库可能将是下一个合适的目标。”

泰森坐在立交桥下，听着头上的隆隆车声。河水在他脚下流淌，油腻腻的水又凉又污浊。

他打了个喷嚏，忙用袖口抹鼻子。鼻涕抹在袖子上，不过他无所谓，反正没人看见。

他缩起腰，把双膝抱在胸前。他已将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在此之前他只吃了一盒不新鲜的饼干。到处都是警察，好像每条巷子里和垃圾筒附近都有。他连走进商店偷点什么都不可能。他们仿佛都在找他。

在他们搭车来格特姆之前迈克就曾这样警告过他。“警察早晚会盯上你；然后他们就得把你赶走。他们将跟踪你，抓住你后把你撵出他们的城市。所以你不能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过长，懂了吗，孩子？”

泰森点点头。他明白，但他从不认为是那么回事。她觉得迈克又大又笨，目标太明显。泰森则可以出没某处而不被发现。他可以躲进大人看不见的犄角旮旯里。他在街上流浪的时间比迈克想象的要长，他知道的名堂迈克根本没听说过。

可他从没见过警察这般大张旗鼓地搜寻流浪的人。这使他害怕，他弄不明白。而且他搞不清他们到底要找什么。

他身边的动静吓了他一跳。他尽量不出声地瞥眼去瞧。立交桥和地面相交的地方有个缝制的动物。肯定是哪个孩子落在那儿的。

他又把目光移开，对那东西不是吃的而感到很失望。

然而他却浑身打了个寒战。刚才那里并没有企鹅。他没有看到，而且即使是别人丢下的也不会那么新。它是被人放到那儿的。

他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去拿它。他怕是警察放在那里的，好抓住他把

他赶出城去。可他不懂他们为何要跟他耍这种把戏。他早就过了玩玩具的年龄了，他们要是放点吃的岂不更有把握？

他盯了企鹅一眼，企鹅也盯着他。它的玻璃眼睛冷冷的，嘴很宽。它的假毛是黑白两色，身上没胳膊，而是翅膀。是只企鹅。

他轻轻地从泥地上移过去。接着他左手撑地，右手抓住了它。企鹅叫了一声，他丢下它，心里乱跳。

没有人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他很安全。

他又伸手拿起了企鹅。

他蹲伏在屋顶上，身上披着斗篷，头上戴着头罩，隐蔽在黑夜之中。夜色很黑，但街灯昏黄的灯光却洒在仓库，之间的狭窄过道上。

格特姆的警察在寻找儿童和为他们提供住所方面干得不错，但他想寻找警察尚没有找到的儿童。

他发现了一个小男孩，在无人的仓库之间正睡在一摞报纸上。他看着那孩子在夜幕降临后不久就躺下了，然后他无声无息地潜伏好，与建筑物融为一体。

当他要转个身使血液流通一下时，听到楼顶的另一边传来轻微的脚步声。蝙蝠侠屏住呼吸，看到两个穿黑衣服的瘦瘦的人影出现在楼顶的边缘。

“跟你说他肯定在这儿，”其中一个人影说。“警察还不至于跑到这么远。”

“我们得向克莱德发个信号，”另一个人说。

“你发。我去扔诱饵。”

其中一人从腰带上取下步话机，悄声说了起来。另一个拿出一只缝制的企鹅，把它的脖子栓在一根线上。然后他趴下，慢慢将企鹅从楼顶边缘送下去。

蝙蝠侠注视着那玩具。他没理睬那两个人，他迟早要利用他们，但不是现在。玩具叫了一声，正好落到熟睡的孩子的身体边。

男孩动了动，揉揉眼睛。蝙蝠侠悄悄地把绳索挂在楼顶边上，以便随时都能飞身而下。

孩子伸了个懒腰，放下胳膊时触到了玩具。企鹅又叫了一声，孩子忙缩回了手。他吓了一跳。尔后他试探着又把手伸出去，碰到了那玩具。

看看没事，男孩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一块能挽救生命的木板似地抓起了企鹅。玩具又叫了，接着一样东西掉到过道的入口处。

蝙蝠侠极力克制着不往刚发出声音的方向看，而紧紧盯住那孩子。男孩紧闭双眼，这时从阴影中钻出两个人。他们把孩子抱起来抬着朝街上走去。

房顶上的人影不见了。蝙蝠侠站起来，一边从楼的一侧下去，一边招呼他的蝙蝠车。车子停在路边，他立即跟上载着男孩的那辆车，小心翼翼地拉开一段距离，以免被觉察。

那辆车在偏僻的街道上穿梭了一阵，然后开到格特姆市外的山丘间，钻进一条灌木丛中的小道。蝙蝠侠紧跟在后面，两手牢牢握住方向盘。土路坑洼不平，蝙蝠车的轮子砰然颠簸着。树叶从他身旁掠过，路越走越崎岖，最后竟然消失了。

他停住车，钻了出来。夜晚的空气寒冷清新，散发着潮湿的土味，他四周只有几棵白桦树，来的路上只有他一辆车的车印。

肯定什么地方有个人口处，那地方就像蝙蝠洞的入口处一样隐蔽，所以

他被他们在那里甩掉了。

他一定要找到它。

戈登局长驾车飞奔在空荡荡的街道上，他用手揉了揉下眼睛以便将睡意驱散。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他睡得很不踏实，梦到了伦勃朗的画和孩子们的玩具。他拐过街角，看到格特姆夜间仓库一片灯光辉煌。红蓝灯光旋转着打在建筑物白刷刷的墙上，至少有 20 来名警察正在桔黄色的街灯下来回走着。

仓库本身的灯光也洒照在街道上。所有的门都敞开着，里面的灯光照亮了越来越多的人群。

戈登想叹气，却强压了下去。他觉得应该有人想到用绳索把此地拦起来。

他从车里出来，拉紧了上衣。说话声和汽车的发动机声在夜里汇成一片。他朝负责的警官走去。

“情况糟糕到什么程度？”

侦察员摇摇头。“都空了。”

戈登用手捋了一下银发。“是谁发现的？”

“吉尔罗伊。”

戈登从众多警察中间挤过去。他们站成了一道警卫线，两名新警察正认真维持着秩序。吉尔罗伊坐在警车里，前额上盖着一块白布。血从他两颊流下来，在下巴上结成了块。

“警官，”戈登说。

“局长，”吉尔罗伊显得很疲惫。

“找人看过伤口了吗？”

“头肿了，”吉尔罗伊把布揭下来让戈登看。吉尔罗伊的发际下肿起一个包，上方有一个参差不齐的长口子。由于击打力量很重，皮肤已经发紫。

“我们谈完后，你马上去格特姆总医院，明白吗？”

“好的，先生。”吉尔罗伊又把布放回到头上。“流了不少血，不过头伤都是这样。”

戈登在他旁边坐下，车子的发动机罩是凉的。“说说事情的经过。”

吉尔罗伊目光朝前望去。“我和艾萨克，就是艾萨克·奈尔森警官，先生。我俩在这条线已跑了两年了，通常是一小时路过一次仓库。停车场的灯光一直很亮，这你可以看到，而且我们从没看到晚上那里停过车。仓库值夜班的人坐公共汽车上下班，而且他在这儿，应该说曾在这儿干了 20 多年了。”

看来值夜班的死了，戈登想。事态发展得越来越糟。

“所以当我们看到停车场停着两辆黑色轿车时——它们为了隐蔽停在垃圾箱旁——我们顿觉紧张起来。艾萨克把车停在仓库门口，我按门铃好让值夜班的人放我们进去。”

吉尔罗伊无精打采地歇了一下，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汗味儿。

“后来的事发生的很快。时间虽短却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我从两扇门当中往里看到了他，他躺在地上，血从他的办公桌底下渗出来。我冲艾萨克喊出事了，让他叫人，这时整个楼里的警报器同时响了起来。起初我还以为是我给弄响的，你知道。后来发现那帮家伙朝大门跑过来。我朝后退，但速度没那么快。他们见到我同我见到他们一样感到惊奇。其中一人掏出手枪，但另一个人没让他开枪，说不要杀人过多，于是那家伙就用枪托朝我脑袋砸了一下。我倒在地上，也掏出了枪，刚举起来艾萨克就冲上来，一把将我的

手推开。接着我就晕过去了。紧接着警笛声和警报器声响作一团，值夜班的人躺在地上死了。艾萨克要我坐着休息，但我琢磨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值班的，而且还活着，就朝楼上走去。我当时晕晕乎乎的，走到保管库时我立马停住了脚步。我眼前一花，你知道，只见到到处都是企鹅。我一下子就联想到那个孩子——”

“什么孩子”戈登问。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看到一个孩子消失了。我写了份报告——”

“这与保管库有什么关系？”

“缝制的企鹅，到处都是。跟那个孩子消失前拿到的企鹅一模一样。”

戈登感到一阵兴奋。或许他们时来运转了。说不定那些缝制的企鹅就是一个契机。“谢谢，警官，”戈登说。“你所说的很有用。我派人送你去格特姆总医院。”

他简单地吩咐一名侦探开车去送吉尔罗伊，尔后他走进了仓库里。

仓库里依旧充斥着闷热的不透风的气味。法医正在检查尸体，摄像师已做好拍照准备。“我要看保管库，”戈登对身旁一位侦探说。

“没问题，先生，”侦探说。他领着戈登走上一截金属楼梯，上到二层。大电梯因要取脚印而已撒上粉末，所以暂停使用。

保管库的几扇门都洞开着。戈登从门里走进，顿时惊呆了。里面仿佛是个大展厅，所有的架子上都塞满了缝制的企鹅，不下上百只，好像是有人把钱抢走了而把它们留下做为交换似的。

戈登拾起一只，它叫了一下，发声时嘴部露出一个小洞，声音停止后小洞也随之消失。他把企鹅递给侦探。“带回去分析一下，”他说。“看它们和马科维兹陈列室里的那些是否一样。然后查查是什么人做的，谁有大批定货。

“好的，先生，”侦探的口气仿佛告诉戈登，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很好，这意味着他将更快地得到答案，而且也能更快地让那个叫企鹅的家伙服法。

斯考提把头枕在长沙发的扶手上，将身旁的毛毯往身上一拉，便把大拇指塞进嘴里。沙发上有股子爸爸大衣的味道，爸爸说那大衣斯考提不能碰。沙发像爸爸的大衣一样软。那是皮革的，一个警察曾经告诉过他。警察给斯考提盖上一床被子，然后问另一个警察斯考提会不会把沙发尿了。

“我不尿床，”斯考提尽力佯装大人的口气说。婴儿才尿床呢。他闭上眼睛，但看到的唯有他爸爸把他从床上拖下来的那只手，同时空气中还弥漫着尿味儿。斯考提记得他上一次尿床时是多么难堪，于是他便一个晚上上三四次厕所。有时这也没用，于是他和妈妈只好尽力在爸爸发现之前加以掩饰。

“但愿他不会尿，”警察说，“否则局长非扒我的皮不可。”

他们给斯考提单独腾出一间房。其他孩子都挤在楼下的又大又冷的过厅里。他们开始也让斯考提睡在那儿，可他像个婴儿似地又哭又闹，还做噩梦。原因是有几个孩子个头很高，黑暗中，他觉得他们是他爸爸，于是不想让他们碰他。

警察们摸不准是不是应带他去瞧医生。他们脱去他的衣服时都惊呆了。他被揍得满身是伤，而且他总是挨揍。爸爸说这能使他坚强。

警察抚摸了一下斯考提的头发。“我们要好好照顾你，小家伙，”他说。

斯考提冲他一笑，又往沙发的被子里钻了钻。警察说从边门出去有个单间厕所，斯考提可以随时使用。